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上塵天影  
第六十回 沾花奇澤肉體昇天 感謝皇恩血心報國

卻說家人聽了龍吉之報，無不驚慌。韻蘭更加手足無措，且把電報細看，只見上面翻出之文，是杭州西湖妙尚樓莊，交蘇妹鑒：初一晚忽來盜黨數十人，專劫寒碧莊。月紅與秀蘭，均被劫去。次日報官，麥子嘉聳其族叔，差數十人至言，綺香園藏垢納污，花神祠妖妄導謠，大傷風化，理合查抄入官，將原祠發封。佩纈、凌霄與之爭，悉被拘禁不釋。紫胎、蘭生出場不濟。幸女塾未封，蓮姑娘昨日出去探信，今尚未回，請速回。燕卿、韻蘭氣忿填胸，不覺暈絕，眾人急急解救，良久漸醒。船已到岸，伯琴、仲蔚、毚士已候於別墅，命以肩輿接入內，時已上燈。見面之下，慰問慇懃。韻蘭搖頭歎氣，滿面淚痕。伯琴道：「榮辱得失，本是無常。昔有外國聖人名若伯，平生造物大主，他家貲數萬，丈夫子五人，一日天意欲試他，將房屋物用，悉數被焚，五子盡死，若伯滿身瘡潰，臭惡不可近人。一旦貧病交攻，若伯不肯稍悔悟，於是乃益加勉勵。未幾瘡果結痂，復生五子，壽至百餘歲。家貲之多，比從前數十倍。可見天意欲試人心，但敬謹守之，必有善報。」毚士道：「小辱之後，必有大昌。世上榮枯，何足介意。」仲蔚道：「我們已經議定了，我有葬事，不能奉陪。不論家兄與毚士，當同姑娘到申，與蘭生相商，寄信陽子虛老伯，定能謀幹揭封。」韻蘭拭淚道：「這般意外之變，不如一死了罷！」侍紅向雪貞道：「姑娘，蓮姑娘好像未卜先知，把我姑娘的要緊東西，恐防盜劫，均寄在女塾裡頭。」雪貞道：「這也甚好，幸虧有此一節，既然女塾未封，我料所寄的東西，必然不散。」顧夫人道：「原來有這等事，蘇姑娘的寄物，必然仍藏在那裡。況他已修到未卜先知的道行，先前既能保護，可見得必定無妨。」孫夫人道：「前數日我們住在韜光庵時候，不是有什麼仙姑娘來的，他說是受侮傾家，即為試心之藥。這麼看起來，一定是上天試蘇姑娘了，看你認得認不得，捨得捨不得。」雪貞道：「不差，蘇姑娘前回說萬事都看破了，這回何必介介呢？」韻蘭給家人譬解，心中稍覺和平。毚士道：「今日也不及了，我想上海還是伯琴兄去罷。他也要娶秀姑娘，這回劫了去，應該去打聽，救他回來。」仲蔚道：「甚好，今日一同走罷。」說著僕婦搬上便飯，伯琴等自去外書房用膳，韻蘭等在外客堂草草用畢，煮茗長談，毫無見策。一宿無話，到了次日，韻蘭主婢皆有心事，絕早起身，收拾行李，梳洗已畢，伯琴已差人前來知照，代檢行裝，即搬入船內。韻蘭、侍紅、伴馨、韻吉略略用些早點，龍吉先到船中，顧孫二夫人送禮送行也殊草率，韻蘭遂別了二位夫人及雪貞，坐轎到船。夫人送至船上，叮嚀珍重，雪貞更覺依依。正是：珍重萬千情不盡，大家相對各吞聲。

韻蘭下船，伯琴早到，命發碇啟行，顧孫二夫人同雪貞回去不表。韻蘭在船上與伯琴商議長策，伯琴道：「且到申江再電報子虛伯，求其轉圜。一面電請知三設法，捨此別無良圖。」韻蘭道：「我們綺香園姊妹，連奶奶們前數年來也算極盛了，豈知死的死，嫁的嫁，寡的寡，仙的仙，到如此地步，我們的女塾，打諛蓮因姑娘可以久管了，誰知也變起倉皇。」伯琴道：「都是從前結的冤家，若留得和平，何至如此！聖人說得好，滿而不溢，所以長守富也；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。今而後須切記此言。」韻蘭歎道：「我年未三十，不知經了許多辛苦。今番前功盡棄，也算得末後一遭了。」侍紅道：「蓮姑娘倒有先見之明，將姑娘們東西，寄藏餘姑娘女塾。」韻蘭道：「且莫安心，恐怕也被抄去了。」伯琴道：「原來有此一節，公學既為此物斷無失去之理。」伴馨道：「蓮姑既料到這件事，何不預先說明？」伯琴道：「自古神仙不肯將天機洩漏，蓮因有了根行，自然不敢多言。」韻蘭道：「電報說蓮因探信未歸不知所探何事？到何處去呢？我看他自湘姑娘去後，一個人落落寡寡，好像俯視一切，這回恐怕他借這個緣故仙去麼？」韻蘭搖頭道：「他們都去，我們在世上做什麼？到不如隨他們去。」伯琴道：「未經修道的肉身如何可去？」伴馨道：「佩姑娘同月紅姑娘拘去不知如何？」伯琴道：「且到時再作計較。」眾人在船中談心，以破岑寂。是夜過硤石鎮，斜月已沉，天黑如漆，才得將船停歇，安排夜飯吃了。忽聞外邊人聲嘈雜，此時正值衢州匪亂之後，盜黨橫行，疑於匪人行劫，伯琴急出船艙張看，見雲中大放光明，有仙鶴一隻，大可丈許，自西而東，飛過之處，光華朗澈，過後天又黑暗了。鶴後隨著一位女仙，手執拂塵駕行隨著，其行如飛，所以該處之人，船上的、岸上的，均在那裡仰望。那仙女把拂塵一拂，但聽鄰船撲通一聲，說不好了，客人掉下水裡去了。韻蘭不覺失驚，高喊快救，那鄰舟急急打撈，說撈不著。伯琴忙命自己舟子，照了火，幫同援救，方將這人撈起，送過鄰船，卻已飽咽清波，衣履盡濕。鄰舟的舟子問他有無替換衣服，那掉水的人道：「匆匆僱船，不曾帶得。」舟子道：「也罷，你且濕的衣服脫去，臥在被窩裡，我來把火烘著。我這裡只有破布襖一件，以給你穿，卻沒得褲子。」韻蘭聽聲音頗熟，從艙旁一張，見似一老者，因問伯琴道：「你去問掉水的是誰？你有衣服給他一件也好。」此時仙鶴仙女已去，大家也顧不得了。伯琴遂問鄰舟道：「溺水的是誰？」舟子道：「我也不問是誰，他說是僱我船，到杭州去阻擋一個人的。」伯琴道：「我有衫褲綿袍鞋襪在此，你過來取去，給他換了罷。」舟子大喜，便過來取了，再三稱謝而去。不一回，那人換了衣服，過這船來叩謝。伯琴一看，大驚道：「非別人，卻是同秋鶴去尋買倚玉的秦成！」家人無不奇怪，秦成更覺出於意外，向伯琴、韻蘭叩頭，與侍紅、伴馨見了禮，垂手立著說：「老奴料不到此時遇見主人，也巧極了。」伯琴道：「你坐了說，客邊不比家中，又是船裡，講不得規矩。」秦成方告了坐。那鄰舟的人已知遇了熟人。韻蘭想著，先問：「秦成是尋我們麼？」秦成道：「是。」韻蘭道：「這麼著，你也不用再到杭州了。」因命龍吉：「你去把秦總管的行李，通搬到這船上來，開發了船錢，叫他去罷，說這位客人不到杭州了。」秦成道：「待老奴自去開發。」伯琴道：「你也在這裡講給我們聽，待龍吉去料理。」秦成道：「既這麼著，船貨講定送到杭州五千六百文，酒錢一千。」龍吉聽了自去，豈知那邊舟子，要索喜錢說：「方才我們驚慌了，況且現在同他烘衣服，又給他布襖。」龍吉又來回復，韻蘭道：「你把濕衣也取了過來，叫我們船上烘。這件破衣服也不必換給他了，你再加他一千錢罷。」龍吉奉命安排，鄰舟方去，泊他處去了。這裡秦成坐了，微覺寒冷，因奉道：「求姑娘老爺賞賜一杯熱酒，給老奴喝。」韻蘭道：「本來你老年人，如何受得？」因吩咐侍紅道：「燙幾兩火酒，把這吃剩的暖鍋，再加幾塊火炭在裡頭，給他吃罷。」秦成道：「也不用這麼！」伯琴道：「也便極。」此時龍吉與秦成代烘衣，一面被鋪攤在頭艙。侍紅去命舟子燒炭安排一切，秦成先喝了一杯熱茶，遂道：「昨日早老奴到園，不料有如此大變。園門封了，堂門均封鎖了。惟學堂後門開著，就是從前陽大人公館的門，可以出進。園裡彩紅樓、天香深處、華■仙舍、延秋樹、萱花園、桃花樹、棠服小筑、桐花院、漱藥■、彩蓮船、荷花廳、綠芭蕉館、聽鸚館、寒聖莊、梅雪塢，處處有差人看守。老奴方到，已聽得這件事，說查抄綺香園，佩姑娘捉去，嚇成瘋癩。月姑娘捉去，當時便審，發當擇配。老奴不敢一進進園，費了幾許心思，賄進園門，遇見餘姑娘、燕姑娘，方才知大略。此時女塾也停了，放假三日。所有園中的事，或托顧府，或托華府，真一無頭緒。幸虧湖州任光泰的老班，單名一個義字，到來轉輾托人，攜力調處。一面托人攜了巨款到上司處呈送公稟，恐怕十日內，便有批示了。」伯琴道：「可不是幼青的客人，贈送柔仙五百元的任俠麼？」韻蘭道：「便是他。」因又問道：「公稟有幾個人？」秦成道：「共有十幾個人，也不記得他的姓名，大約這裡莊洪二位老爺的均列其內，還有華紫胎、顧蘭生、徐鳳標諸位爺們。那麥亨聽得家人上控也就心卻，有人托他已通稟上司去了。」侍紅道：「我們姑娘寄存餘姑娘處的東西，不妨事的麼？」秦成道：「我匆匆到申，匆匆即走，此事卻不知道，也不知姑娘寄物事的。但聽得餘姑娘處，也被查抄，東西有給還的，有不給還的。」韻蘭頓足道：「東西休矣！」秦成道：「姑娘莫急，老奴聽得燕姑娘向餘姑娘說，幸虧蓮姑娘把要緊的東西，送到喬府，好像也有先見之明。這麼看來，不失也未可知。」韻蘭急問道：「喬老爺去尋秋鶴，今回來了麼？」秦成道：「此事卻不知道，其餘容老奴容稟。當事起後，燕姑娘有電報來，請姑娘速回。後來聽得到裡頭，尚要拿捉姑娘，要訊審花神祠塑像的緣故。恐防姑娘回去真個被他拿去了，吃眼前虧，所以命老奴立刻前來阻止，且莫回去。等所上的公稟省中批回了，再行斟酌。此時最要緊的，請姑娘作主，或在此暫且耽擱，或再作別圖。老奴看來，不回去的是。」伯琴道：「你也不差，不如我同秦成去探聽消息，倘大事無妨，向姑娘被拘去之後，隨即出來把麥亨的姪子殺了，也不知逃到何處？因是公事更為緊急，姑娘再回上海，萬一冒撞回去，遇了意外反不值得。雖不至吃苦，也犯不著丟臉。」韻蘭大為躊躇，因哭道：「天意絕我，想

我世上之塵緣已絕了。恨早不同湘丫頭同去朝貞。」秦成道：「勸主子不必如此，且待老奴同莊大老爺回申，再作道理。」韻蘭道：「有何道理？不如死了倒也罷休。」伯琴道：「何不重回杭州，住在我家也好，住在西湖也好。」韻蘭道：「兩處都好，但對不住耳。」伯琴道：「三弟那裡或不妨，便何不住在我家城中。」韻蘭道：「想重貞姑娘現住仲蔚家中，不時暫去盤桓，再作計較。」伯琴道：「雪妹也住在城中老宅呢。」韻蘭道：「請他出來同居。」伯琴道：「也好。」當夜議定。

明日伯琴同龍吉另僱一船到申，秦成陪韻蘭、侍紅、伴馨重到仲蔚別墅，俟定妥之後，秦成再返申江，韻蘭即在西湖待信。此時已交半夜，岸上人跡散去，客船也各安眠，人語漸稀，韻蘭方問起秋鶴客死他鄉故事。秦成淚流滿面道：「說起來，真是傷心。」韻蘭不覺嗚咽，伯琴道：「且莫悲傷。」聽秦成講說道：「老奴同韓老爺出門路上的辛苦，也不必說了。三月初二老奴這日同韓老爺先到黑龍江，本來可以早到，因韓老爺喜遊玩的人，一路訪水尋山，名勝必去，所以稍覺遲延。那黑龍江在中國俄羅斯交界，壹員旅人瑞征，係征交南時保舉出身，與韓老爺皆為喬經略舊部。一到之後，相待極優。韓老爺告明來意，他便查取冊子，並無賈姓其人。到第二日，通咨各處查問，韓老爺只得在台居住等信，至到五月初三方有公事復到，說杭州發配到吉林伯都納有人犯了事，轉配到新疆鄂蘭呼都光台。韓老爺遂向瑞老爺討了護照，從伯都納向西啟行。七月初二方到察漢托羅壽，在張家口的西北。此處到鄂蘭呼都光台，共九百五十里，經過十五台站，一路查去。幸虧上天福庇，主僕兩人病痛全無。韓老爺雖涉跋難艱，卻也浪遊自在，七月二十一日到鄂蘭呼都克台，豈知賈姑爺已在烏蘭呼都克台身故了。」韻蘭聽了不禁慘然，因歎道：「自作之孽，卻怪誰來？」不覺垂淚。伯琴道：「後來呢？」秦成道：「探聽屍骨不知拋於何處，韓老爺此時川資已竭，無可奈何，打諛乞食回家。豈知天相吉人，上一台名布魯圖，這台員額和布是個有才幹的人，同冶秋老爺是生死之交。曾在營中同事，向來知道韓老爺大名。這台去烏蘭呼克，但有五十里，我們主僕回到此台，韓老爺只得討乞食，進見額老爺。相見之餘，不處舊識，遂留到台署居住。被他留了十六天，這日是八月十一，韓老爺必欲動身，額老爺合了幾封書函，送了程儀三百金，珍重而別。十日到布用巴圖魯，即在這地方不好了。」伯琴道：「你們先在這地方來，今還到這地方如何不好呢？」秦成道：「此處係大市集，逢一五相聚，台員衙門在東北首，我們到這地方，已上燈時候了，要訪到衙門恐多不便，遂覓一礦工的家中借宿，他家是妙極林，但有夫妻子女四人。韓老爺吃了晚飯，因月紅如水，獨自出院閒行。老奴等到天明，不到。十四日等了一日，仍不回來，老奴慌了出去訪問，有人說北山皇亭外死了一人，老奴同家人往觀，卻是韓老爺。老奴此時也少了主意。」韻蘭不覺傷心，因道：「我傷得了不得，他再必定要去，竟送了性命，怎麼對起？」伯琴道：「以後如何呢？」秦成道：「老奴也並無主意，只得拿額老爺的信去見台員。這台員伊墨布是額老爺的親戚，大家商議把屍身火化了，方能攜帶還南。老奴也無可奈何，任他做主。他們把韓老爺焦骨裝一木匣，付給老奴，又給了許多川資，通行公饋節節照應。將到察漢紀羅台，這日行路失期，老奴在曠野中無處止宿，方在驚慌，忽看見樹林中燈光隱隱，遂走去細認，卻是一廟。叩門入內，豈知湘君姑娘卻在裡頭，還有一位掛劍的姑娘，並不認識。老奴見了喜從天降，叩見之後，湘姑娘先說：『你這番辛苦，我都知道了。』又指那一位掛劍的姑娘道：『這位是馮仙姑，與你主人極好。你們義氣深重，都有根基的人。你回去替我們向姑娘問好，你去說韓老爺的死，係羽化登仙。當日雖在山上墜崖而斃，他本是萬花總主的座主，鶴仙今因孽滿歸真。你回向你主子說，不必記念他，但修心靜待，我們當來超度昇天，切記切記。』老奴問湘姑娘訪道朝真，今日為何在此？不如同老奴回去，那位馮姑娘笑道：『湘姑娘已經脫卻凡塵了，你回去同你主子說他當引鶴他來度你呢！』老奴方要再問，外邊來了無數姑娘，湘姑娘遂命老奴用膳，領去住在一廂屋裡面，老奴也倦極了，和衣臥到明朝，醒來那裡有什麼房屋，老奴方知湘姑娘真是仙人了。因攜了行李，同韓老爺的骨匣，一路回南。幸虧韓老爺遺下川資，到今年正月十三，方到保定。」伯琴道：「為什麼走了這些時候？」秦成道：「上年十一月初九日，到山海關，有土匪洋兵阻隔。等了一月又病了，所以正月十三到保定，此時洋兵尚在直隸省中，不知費了幾許心思，另從小路到津，海河卻未開凍。等到二十七日開了凍，因得坐船而回，不料姑娘園中出了這件奇禍。初次老奴不敢進園，後來進去了，晤見餘林兩位姑娘，另差兩人將骨匣送回韓老爺家內。燕姑娘命老奴立刻來杭阻止不行去，餘姑娘命老奴向姑娘稟請，何不住在海印庵中，再聽消息，老奴所以急急趕來。方才見天上雲開，老奴到船頭上仰望，失足墜水，卻反遇了姑娘，也是上天之意。如今請姑娘依了莊老爺的計較，暫回西湖再作計較罷！」韻蘭向伯琴道：「方才所擬住令弟處雖好，但餘姑娘勸我暫住海印庵，這庵他同蓮因住過的，想也好。現在我的意思，住海印庵也可以使得。」伯琴道：「任憑專意。」當時議定一准回海印庵。

次日為三月初七，伯琴同龍吉另僱快船，逕至上海。韻蘭同侍紅、伴馨、秦成且至西湖到海印庵。澄修接著大喜說：「昨晚蓮姑來說說姑娘，今日必來。」韻蘭道：「他現在這裡麼？」澄修道：「他來了便去，我再三留他，他一定要去。又給我一粒九藥，說蘇姑娘早晚將來，你把這九藥給他吃了，請他常坐在舊蒲團之上，細細省察從前過錯，痛悔萬非，我當同眾位花仙，前來度他。貧尼說蒲團已經取去了，他說必要帶回呢。說著他竟飄然去了。姑娘你辛苦了，且歇息歇息，我吩咐他們備飯去。」此時秦成、侍紅等見於澄修，澄修各命安排把行李搬好，收拾房間，自去命小尼素齊相款。自此韻蘭住在海印庵，細想平生痛悔過失。經此一番苦楚，以前積蓄盡付東流。初時愁恨相牽，續思人世榮華皆同虛幻。不如懺淨，洗滌靈田。這麼一想，反覺萬慮皆空了。轉瞬三月十二又是花朝，澄修到施主家誦經去了。隔日雪貞卻來海印庵探望韻蘭，韻蘭便留他住下。雪貞給他伯琴從上海寄來之信，略說上海之事，尚是嚴緊。所有寄存之箱籠、衣物，姑娘要用，請寄信到上海，當照信寄來。省中之稟，尚未批回。女塾雖已重開，而學生散去大半，尚上司不肯幫助，恐也難以敷衍。韻蘭得此信息，愈覺灰心。晚飯之後，禱告上天，見星月交輝，纖塵不染，自己與雪貞談了一回，坐在蓮因的蒲團上勸雪貞先睡，雪貞先自回房，方欲安眠，忽聽得鶯鳴鶴唳之聲，驚視窗內，但見光明一片，心念不知何故，於是開了前窗一看，見半空中祥雲繚繞，羽蓋紛披，隱隱有許多仙姑，駕雲遠蒞。忽金光一閃，有兩仙女降到庭中，細看何人，乃是陳秀蘭、顧珩堅也。雪貞大驚，方欲開言，只聽秀蘭道：「辛夷仙姑候旨。」雪貞不知何故，因道：「兩位姊姊，你為何到此？」秀蘭道：「我乃菊花仙子降謫人間，今罪罰已完，禁在蘇州獄中，被梅花仙姑馮碧霄救出妹子，今奉上帝之旨，約同桂花仙子等來邀萬花總主歸真，賢妹須一同陪駕。如今他們都在外殿了，請速去接旨。」雪貞不知何故，忙道：「二位姊姊且慢，誰是萬花總主？」珩堅道：「你莫遲疑，隨我出去。」雪貞不知不覺跟著二人出來，只見外殿皎潔光輝，非燈非月，有數十羽衣翠葆，仙女站立庭中，殿中排立諸人，小半認識，首立者為謝湘君，其餘范文玉、金幼青、白秀芬、玉田生、金素雯、史月仙、月紅、吳善珍、馮碧霄、陽雙瓊、謝珊寶、冷柔仙、史月紅、馬利根、雲倚虹、洪素秋、施俊官、向凌霄等，一見雪貞，都來問候。其餘不識者，十六七，雪貞一一請安。只見韻蘭坐在蒲團之上，瞑目不言，若不知眾人熱鬧的光景。碧霄同著倚虹守候其旁，不一回又見一朵祥雲，冉冉而至。但遙聞半空說道：「玉敕已到，請妙上花王接旨。」說著，便見一仙姑降臨，雪貞看時，乃蓮因也。手中捧看上主的丹詔，立到殿中，向南而立。此時眾仙已擁了韻蘭，一同跪在當地。原來韻蘭初時入定，忽忽若迷，這回出定之時，得神聖降臨，明心見性。遂同一班仙姑，跪在殿中，接旨，但聽蓮因宣詔道：

全能全智，無始無始，無終至上元等詔曰：朕維罰滿則榮，天上執至公之理。功成者退，人間垂不易之經。茲爾萬花總主汪瑗，以一念之慈悲，墜重輪之苦惱。青樓歷劫，肯留乾淨之身。紅粉培才，不蹈虛浮之習。洵葆貞之德，望開花之功臣，篤志堪嘉。前因不昧，著仍復位為管領群芳總主，妙上花王。並加封晚香宮香王聖母，肉體昇天。嗚呼，修到情天宇宙有繡綸之妙，享將豔福，神仙徵化幻之奇。欽哉謝恩，勿負朕眷。

宣詔已畢，眾仙同韻蘭伏地謝恩。湘君道：「花主在人間，本來有曹姓一段孽緣，倘果成全，尚有三生墜落。自幸自知解脫，以早列仙魁，可喜可賀。」言畢將手向空中一指道：「鶴仙速到，叩拜主人。」只見空中來了極大白鶴一頭，飛向韻蘭身下，韻蘭方才知道，前劫因由，大澈大悟。立起身來，蓮因便將蒲團駕在鶴背，湘君、碧霄扶著韻蘭，跨坐鶴背。一聲呼起，那仙鶴冉冉而升。倚虹攜著雪貞的手，向空中一指，有一朵祥雲，生於足底，便笑道：「我們同走罷！」說著，眾仙皆駕起仙雲，護著韻蘭，騰空而起，紅光飛射，仙樂悠揚一路，向離恨天而去。那海印庵有小尼姑同道婆等，與侍紅當時因此神異，無不起身。見此情形，那

裡敢上前正視。及見韻蘭等升舉，更覺目眩神呆。此時惟伴馨睡著，全然不知。秦成也早已睡了，事過之後，方敢張揚。到了次日，地方都知道，顧夫人同仲蔚不勝驚張，急急趕到庵中。雪貞同韻蘭卻蹤跡全無。但臥房中異香滿室，仲蔚萬分詫異道：「我向來不信此等謬說，這回子不能不信了。」侍紅道：「我姑娘難道真是仙人麼？」伴馨哭得兩眼通紅，恨不得和姑娘同去。仲蔚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且叫秦成來，你們一同住到我們家裡去，再作道理。」佛婆因到秦成房中叩門不應，忽見澄修來了，便將這件事細問。仲蔚出來接著，於是同去叩秦成之房，仍不答應。澄修命將房門掀起，撥門一看，秦成卻端坐在牀圓寂，玉筋雙垂。大家一嚇，叫了數聲，並不答應。仲蔚更加詫異，澄修頗覺心慌，仲蔚道：「慌也無益，有我在，總是不妨。」於是一面報知臚士，請他速來。一面函致申江，請伯琴料理綺香園及女塾事務。大旨說蘇姑娘已昇天，聞他所遺銀錢物產，不如變價，充作七子山祠中祭費罷。一面又寄信金陵諸家，說雪貞仙去的緣故。又聽侍紅說，曾見珩仙，料得珩仙也仙去了。但不知陽芝山如何，因也寄信一封。迨臚士來到庵中，便商議把秦成安葬。庵中忙了兩日，方同侍紅、伴馨回到伯琴家中，將韻蘭所遺分給二人，收了。令其各自回家。二人因主人去了，無依，也只得隨人打發。伴馨回去揚州，侍紅則到顧蘭生家中，仍歸舊主。到了十九日，上海伯琴回信寄來，上寫道：

三弟如晤。刻得來信，兄在日報上已悉緣由，似此駭人聽聞，實出意料。公稟一節，刻已批回。飭毀花神祠，只留女學。綺香園充作女學經費。有曹姓與韻蘭有舊，今聞遐舉，頗思攘竊。所遺燕卿，以房中什物相貽，彼竟安然收去。佩纜拘去之後，凌霄當夜即出手辦子嘉，故捕逮凌霄，仍為嚴緊，不知何往。秀蘭月紅，聞係金姓劫去。餘玉成頗難安插，幸韻蘭尚有積蓄，寄在本號。兄已分二千金交彼收貯，令重來海印庵中，有此巨財，不虞凍餒。尚多二萬一千餘金，以一半寄送秋鶴家中，另提五千為七子山永遠祭費，三千金給燕卿日用。尚餘二千七百元，以葬秦成，並津貼佩纜家用，已成癡癩，業已保出，由任姓領回。但病勢非輕，似難久活。燕卿於前日出園，卜居壽裡。明日當令玉成來杭，務須先向澄修關照秦成，為蘇氏世僕，死後無歸，可飭妥當之人，送至七子山附葬，此與顧蘭生、徐晉康、鳳標兄弟、朱叔獻、華於貽五人，一再商量。其女塾一節，任當道為之，我輩不復干預。至綺香婢僕，均分遣四去，至侍紅、伴馨二人，據蘭生之意，令侍紅仍回顧府，伴馨有意，亦即同來。望速與二人計議。專此即頌。日佳不一，阿兄覆。

仲蔚得信，便與臚士、侍紅、伴馨商議。伴馨不願回揚，願往七子山祠中，代守墳墓，永遠守貞。侍紅則願回顧府，仲蔚也不勉強，次第起行。即命得力家人，同伴馨運秦成之柩，到蘇。並給伴馨七百元，料理葬務。餘人由伴馨收回。另外又給伴馨五十金。伴馨乃同莊府家丁，運柩自去。侍紅則逕返申江，重投顧府。適值秋霞裳身故，侍紅即補其缺。自綺香園風流雲散，這一具斷腸碑，雖在花神祠中。那麥姓差即毀眾位花神，豈知這碑，每夜必發奇光，有時竟聞碑嘯。迨差役前來毀像，見一仙女仗劍立在簷端，怒目下視。那麥亨被韻蘭命黃巾力士拘去審訊，痛責數百下，嚴諭道：「此是主宰之意，爾何得任意逆天，本應送人豎穢獄中，因爾係誤信人言，並非己意，故放汝回陽。姪公報私仇，已命天神拘來受罰了。」諭畢，命仙吏送去。麥亨醒來，言猶在耳，忽聽子嘉暴斃，麥亨悚然，遂命將花神祠綺香園揭封，重開女塾，訪察舊管之人，惟林燕卿尚在。因令重為主持，招考聰明女子。燕卿不敢違諭，要請葉佩纜時，卻已瘋癲而死。燕卿只得獨自管理，又薦餘玉成，已到河南祭墓去了。從此燕卿總管女學堂，處心悔過，浮雲世事，一切不聞。

又過了八九年，治秋之子英毓年紀漸長，聽得父親死於疆場，向有報仇之意。這時在水師學堂讀書，等到學業已成，卻十六歲了。他性質聰穎，遂挑選北洋兵船，充當二副。平日無事，常演習駛駕之能。明年升為大副。一日船在大連灣相近，忽遇大風，船主急急收輪，已擱在無名礁上。船身四裂，水湧而來，全船之人，不及一刻鐘，均葬魚腹。英毓也同數人，隨水浮沉，奄然向盡。久之又久，昏不能知。忽聞耳畔有人道：「我兒速醒。」英毓啟眸一看，卻在山谷之中，見上邊端坐一人，玉貌仙容，英英露爽。旁立一佩劍仙女，英毓向端坐之人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此為何處？」佩劍者笑云：「自己母親，也不認識？」那石上坐的這人，似有淚痕，向英毓道：「英兒不認我麼？」英毓聞為親母馮碧霄產後即救父親仙去，留下照影，時刻珍藏，如何不識？遂涕淚盈胸，跪伏不能仰視，口中連叫親娘，旁立之雲倚虹，也不覺酸鼻。碧霄將英毓攬在懷中，笑道：「你已經長大了，在世界中學得什麼？」英毓一一告稟，碧霄道：「你父親屍骨未歸，在南台十二塚山前第四大石之下，我兒不久當立功彼處，須切記此言。今汝雖知實學，尚不知反炮相攻，今天遣來前，當教汝此法。凡臨陣時敵人軍火雖利，可以還攻，但我兒已朽腹久了。」因命一仙女，領至廚中，逞情一飽。自此英毓在仙山學習技藝，卻有憑空變幻之能。一日碧霄將英毓遣回江蘇，且道：「你回去之後，不久聖上當有溫旨前來，你不可推辭當效力報效，為父親報仇，為國家雪恥。」英毓一一俯首受命，因道：「母親慈訓，安敢不遵？但孩兒有老大猜疑，此處何但見母親？不見嚴父乎？」碧霄道：「你父親並未認識，上主今已地獄深埋，此為福德天堂，教外何能仰望？我兒回去之後，須盡人事以契天心。」說著，命倚虹贈以寶劍一函，智囊一具，英毓俯首謹受，痛哭失聲。碧霄即以一朵仙雲，度英毓歸國，恰值南北洋水軍，盡為敵人所殺。此時秋鶴的兒子，改名已由科弟保舉監察御史。英毓去見建忠，建忠方知英毓，當日未死，於是治筵相款，情意殷拳。席未終，建忠之兄最忠，也回來了。原來最忠熟悉英法德俄文字，在北洋水師中當總翻譯人員，說起北寇失和，風聲極緊。現有水師鐵甲船十一艘，駕到北洋游弋，窺測炮台，不日即當開戰。朝廷念爭鋒海上實乏軍旅之才，意欲降心訂約。建忠道：「我今日退值之後，也有所聞，幸天遣英弟前來，明單銜奏保。」最忠道：「老弟此舉極好。」英毓道：「弟有何能？不可造次。」建忠道：「兄有血染之仇，況尊大人效命疆場，吾兄須當干蠱，君可謝，天意不可回也。」是晚，建忠手擬薦章，到次早上朝呈奏，皇上閱畢，知為忠臣之後，又為武備奇才，因問建忠如用此人，果能卻敵否。建忠道：「臣願以一家性命相保！國家大局關係，萬不敢輕率薦才，願陛下不疑，自能有效。用人破格，在此時矣！」建忠退後，將此事告訴英毓。到了午後，奉到諭旨。略云：

「據監察御史韓建忠，力保前北洋靖北兵船統帶把總吳英毓，才可大用一折。吳英毓，著授北洋水師守備，賞加都司銜，統率第二隊兵船四艘，前往北洋相機辦理。欽此。」

英毓得旨，即與建忠商議謝恩，建忠道：「此係聖上破格用人，從來守備一官，無統帶四船權柄，吾弟其勉力為之。」英毓道：「聖上之恩，與吾兄之力，弟雖不敏，願一死以報。」

次日謝恩之後，略略佈置行裝，便往接授第二隊水軍事務，所統之船，係柔遠威遠策遠平遠四艘，又有魚雷船八艘，滅雷船二艘，英毓一點驗。見兵勇水手，武略茫然，因電請舊日同盟，得十二人，星夜到北。每船分派三人，令其趕緊教導，遂開赴北洋，抵敵北寇去了。

卻說陽芝仙在任，自珩堅夫人身故，遂無志功名。又以父親差滿回京，欲前往省問，遂告假省親。赴北道出申江萍蹤小住，此時，舒知三已兩任知縣，俸滿保升府班，人都引見，也到申江，巧與芝仙相遇。■■滿面，同是天涯，臚士、伯琴、紫貽、晉康相繼凋謝去，韻蘭升舉時，已十有一年。綺香園及女塾，早已雲散風流，改為皇華使館。園中之人，惟燕卿尚在，嫁一個談姓文員，也早身故。燕卿擁財頗巨，住在西門外錢家巷裡，到也安然，惟垂老秋娘已星白髮，知三訪了許久，始得相逢。舊事重提，悲喜交集。燕卿遂在巷中，設素宴為芝仙、知三洗塵，並邀徐鳳標陪客。是日為十月十三，徐家巷西首一帶土岡，有楓葉五六株，對著西軒，一色暄紅，雲蒸霞蔚。是時斜陽西墜，鴉隊爭林，三人坐席之後，燕卿姍姍而來。向三人執壺敬客。知三道：「十餘年不見，我們坐了談談心罷。」燕卿道：「待我到後殿誦經完畢，再來與你長談。」說著，向後邊去了。芝仙道：「他為何也信這樣？」鳳標道：「他本來不信的，因餘玉成寄信他說，男人已經死了。人生一世，為日無多，不如懺悔懺悔，免墜地獄，他竟信了。」知三道：「餘玉成現在何處？」鳳標道：「仍住西湖海印庵，聽說仲蔚的顧夫人也出了家了。」知三歎道：「昨日到靜安寺顧舍親家太太，年紀雖衰，精神還好。惟有蘭生表弟，癡呆瘋傻，竟像木雞，想來也是廢人了。」說畢燕卿已禱畢前來，也不避忌，眾人在鳳標側首坐下。芝仙笑道：「十餘年不見，姑娘卻改了面龐。」燕卿道：「金剛有不壞之身，我輩平常，安能學步？」知三笑道：

「姑娘本是四大金剛第一名，這回子也改了，可見佛法平常。」芝仙笑道：「我記得桃花樹會飲，這日一輩姑娘，均是觀音再世，無論金剛。」燕卿道：「日月如梭，歲不我與。可見十年前，在綺香園賞看楓葉，知三說了許多笑話，這回楓葉雖換了地面，而顏色依然可見得，人不如葉。我今年四十二歲，覺得前日光陰，歷歷在目。綺香園的姊妹，大都收場不好。韻蘭雖肉身高舉，但人天相隔，音信全無。不知道我的收場若何？」鳳標道：「此時便是姑娘收場，卻立定腳跟，聽天由命。」知三道：「此時吃酒不用牢騷，我們難得相逢，不許重談舊事。」風標道：「我們五個人，行一個酒令罷。」知三道：「我最喜做詩鐘，何不各做詩鐘一聯？」知三道：「我喜拇戰。」燕卿道：「不要詩鐘，說便是三字對課，也不能奉教。」知三笑道：「說起對課，我卻有一個笑話。有同學表兄妹二人，彼此多情，皆能對課。一日表兄與表妹館餘無事，先生恰喜出門了，表兄因向表妹道：『我有肚臍眼三字，表妹能對否？』表妹笑道：『這對何難？可對頭頂心。』表兄笑道：『平仄雖工，卻不切。』表妹笑道：『不好算不對。』表兄道：『再有什麼對？』表妹道：『肺官頭，胸脯頭，背脊筋，腸角頭。』表兄道：『通通不對。』表妹道：『你有什麼對得好？倒要請教。依我的愚見，肚臍眼不如仍對於肚臍眼的好。』鳳標笑道：「妙極！」燕卿指著笑道：「還是這麼貧嘴？」芝仙笑道：「也不是下酒的東西。」知三笑道：「貧嘴可以下酒，想肚臍眼更可以下酒？」彼此開笑一陣，知三必欲拇戰，遂擺二十杯內通莊，大家打完了，方飯飯撤撤席。芝仙、知三皆有俗事，大家散了。次日，見日報上英毓與北番連勝數次，朝廷由游擊忝將賞。加鎮軍銜，贈碩勇已圖魯。捷報一傳，人心踴躍。燕卿因念英毓，係韻蘭出力撫養，此日飛黃騰達，綺香園當有恢復之時，但韻蘭人已昇天，即使泉石重新，也不能見了。這麼一想，又不覺灰心。

卻說韻蘭復位情天，與屬下群仙，共襄花政。一日有萱花仙子入宮奏道：「啟奏靈妃，據刻亞細亞游神來稟有下方人司香舊尉，因見棄於靈妃，現在將我們在世界時，閱歷所經編成斷腸碑一書，又名塵天影。據說目下已將了結，不知編造的什麼，不要成了笑話，貽笑後人，何不下界去點化點化？」韻蘭驚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遂命自在頭陀，將司香舊尉的靈魂召來，在晚香宮引見。自在頭陀去後，靈妃即傳齊同時謫降群仙排班伺候，一時眾芳畢集，花氣氤氳，不一回，已將司香舊尉的靈引到，卻是一個偃蹇窮儒，蹙緊愁眉俯伏在地，因問道：「你編造的什麼書？」舊尉道：「斷腸碑。」靈妃道：「為何名斷腸碑？」舊尉道：「一為我之斷腸，一為彼之斷腸，一為人之斷腸。」靈妃道：「為何有此三說？」舊尉道：「書中所述的蘇韻蘭他與我十分要好，因為是個多情才女，卻想與他作一個林下齊眉，不料他竟厭棄冬烘，等到我金屋裝成，他竟嫁一個做《紅樓夢》的去了。後來我將代徵的幽貞館寫韻圖題詞數十幅寄去，並無回信一封，便是結一個閨閣朋友，文字姻緣，也未必再生妄想，他竟絕不見憐。斷腸一也。他平一雅負盛名，直將奴婢施牢籠，庚庖曾說我芳齡再輕十年，必當構一園林，豔幟高張，務使王昌顛倒，因其心計工巧，蓄積頗多。豈知回首繁華，英年凋謝，如茲妙品，仍作勝姬。二斷腸也。世俗恒情，皆思久聚，況金釵十二粉黛，三千春園羅綺之最，豔選園林之妙，文思竊窺，名株之笑語都鑿實，相圓和才子之詩歌亦麗，乃墜歡易歇，良會難長，飄萍梗之仙蹤，感桃花之人面，劉郎前度，再會何年。三斷腸也。」靈妃道：「這也罷了。但是你編造小說，未免妄美雌黃，恐你意中人齒冷。」舊尉道：「還算好呢，書中極意輔張，皆說他的好處。若後來仍不能見面，表表我的癡情，再要編一部異樣的新書呢。」靈妃道：「你今這部斷腸碑，已經收結麼？」舊尉道：「尚未。」靈妃道：「你將如何收結？」舊尉道：「我也想過，曾擬得七絕詩一首。」靈妃道：「詩句如何？」舊尉道：「詩也平常，不過鏡花水月的意思，待我來念給眾位聽聽。」因念道：

竟把歡場作戲場，風流雲散付黃梁。

玉簫再世成辜負，不是癡情也斷腸。

附寄幽貞館信：

幽貞館主人侍下：自到湘省幕，凡十一月，先後共上六函。蒙寄小影及靈鷲閣詩題，又和小華生小影詩，均收到。鄙人抵申，已不及與主人話別。自後共寄三函，一空候，一呈斷腸碑稿，並幽貞館題詞，及所送各件。此為第三封，與主人交際往來記念中，為末後一信。另有兩信，一登蘇報，一登大公報。其送物之信，由阿錢之弟尋覓前媪協同送來。某於乙未九月晦到申，在同寶泰酒家知主人已遷移清河坊二弄，及入室，則房中為王月仙。問知主人已於八月十六嫁曹子萬。及究問所嫁何人？前媪以主人諄囑之言，不肯實說。但據主人言，留著根由，後日必當萌孽，不如忍心一割，掃盡浮雲，庶免橫生枝節，此乃守正從良之道。然侯門一人，陌路蕭郎，崔護重來，真是不堪設想。主人囑靈鷲手鐫小印，計翠玉白玉各一方，牙章一方，壽山石四方，蜜蠟石兩方，雞血紅一方。白玉壽山為靈鷲所送，餘係鄙人芹獻外，奉樟木書箱一具，書籍一箱，另呈書目。再楠木文具箱一只，楠木一擔挑百拼書桌一張，沉香香珠兩掛，茄楠香珠一掛，中翠玉珍子三個，桃花晶小掛兩串，永州新式點銅錫晚碗一席。外有樟木箱一只，點銅梳妝小盒一只，漢口白銅手爐一只，磁茶壺兩把，磁杯十只，皆鐫主人別款者。以上各物，在主人已事他人，本可不送，然留之適以取懊惱，故均托送妝樓。乃送物者回來，只還我手稿一本，寄語代謝，並無一紙作覆，遠嫌如此，想見鐵石心腸。十月中旬天仙子翁華交我手書，係主人將嫁時交渠代寄者。尾結處有相見無時乎此留別之語，實足以斷我迴腸。前媪謂主人嘗向伊言，嫁後有一嚴某及鄙人，必當為幽貞下淚，然料之而終，遠之何也！前媪既忠於主人，不言所適何姓，所居何處，鄙人則隨處咨訪，或云萬姓，或云曹姓，居處乃云金屋，在英大馬路。又有云在新閘，曾夢見主人乘肩輿，往某處。輿後有大名片乃蘇環兩字。往迫問之，其行如飛抵一家，主人停輿逕入。始得追及，以問輿夫，謂來此賀喜。又問輿中人家住何處？答以白虹溪。未幾，爆竹聲催，遽然而醒。想見驚疑盼望之癡，離別相思之苦。斷腸碑本名塵天影，為主人而作也。到幕之後，兀坐凝神，專志塵天影一編。自早以至夜深，往往天已啟明，猶擁燈構想。凡十閱月始成五十六回，滿志躊躇，似以善滿良緣作結，欣然持稿而返，欲就正於主人，乃燕子樓空，玉人已遠，遂更名為斷腸碑。不復能諱芳名，負我負卿，不知是誰之過？當客居九疑，托人在滬西購別業，以代金屋之營。致頻年積蓄一空，無力為量珠之計。迨聘銀已備，則桃花人面，空感春風，因名所置屋曰憶蘭別墅。杜牧重來之感，玉簫再世之緣，本是譚言，何關實際？每誦白香山天長地久兩句，輒喚奈何！平康中人，率多俗豔，可以供娛樂，不足以性情。自主人從良，鄙人即草芥一切，遂絕跡北里，不復求可意兒。惟觸境興懷，每回首前游，恨恨不能自己。偶遇同鄉徐琴仙，索贈聯句，漫應之云。蘭香嫁去，難遇知音，何期叩叩琴心。又見錢塘蘇小，桃葉迎來，已成變局。枉抱姍姍仙骨，終成天壤王郎。又作酒家聯云：潦倒酒中，狂記當年小閣疏燈，曾受蘭言箴抑戒；纏綿花下，恨想此際賞心樂，應從菊序買新豐，感從中來，懷抱可見。鬚眉巾幗之交，在性情不在形跡。然既無形跡，何有性情？今主人已得所，即使萬一相逢，斷不敢稍有他心，致受冥罰。然青天永在，人壽幾何？萍海茫茫，長恨何極？留得此信，俾天下同具此癡情者，同聲一哭而已。司香舊尉上書。

此函成後，倩人寄去。數日後仍舊退回，謂主人已徙他方，無從問鼎。是真是假，不得而知。故特附志簡端，以留鴻爪。